

楼含松 主编

中國歷代家訓集成

⑨

樓含松敬署

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中國通志卷一百一十五

中國通志卷一百一十五

卷一百一十五

七

中國通志卷一百一十五

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

楼含松 主编

中国历代家训集成

清代编四



9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历代家训集成 / 楼含松主编. —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540-1140-9

I. ①中… II. ①楼… III. ①家庭道德—中国
IV. ①K823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0774 号

中国历代家训集成

楼含松 主编

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(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310006)

网 址 www.zjguji.com

封面题署 龚鹏程

责任编辑 陈小林 吴迪 路伟

责任校对 余宏 吴颖胤

封面设计 刘欣

责任印务 楼浩凯

照 排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231.125

字 数 7100 千
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0-1140-9

定 价 1200.00 元(全十二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本册目录

清代编四

陈宏谋家书	陈宏谋(5129)
闲家编	王士俊(5152)
家规省括	黄 涛(5341)
家诫诗	金 甡(5386)
麟山林氏家训	林良铨(5391)
家训淳言	李海观(5408)
养知录	纪 昭(5417)
姚氏家训	姚 澍(5461)
家庭讲话	陆一亭(5463)
梅叟闲评	郝培元(5489)
家诫录	孟超然(5567)
双节堂庸训	汪辉祖(5612)
广仁庄条规	鲁九皋(5676)

陈宏谋家书

(清)陈宏谋

《陈宏谋家书》一卷，清陈宏谋撰（生平见《养正遗规》）。

《陈宏谋家书》是陈宏谋传世家书的汇编本，由其六世孙陈庆鸿搜集编辑而成，在道光末年分订为两册，众多名人皆为之题识。该书收录了陈宏谋在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到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十五年间寄给子孙的家书，共计二十封。在这些信件中，陈宏谋训诫子孙生活要节俭，读书须勤奋，要多做实事、好事，切不可追求虚名利禄等。一代廉吏陈宏谋的处世之道、品性风貌、治家规范都从这些信件中彰显出来。陈宏谋的家教也是颇有成效的，从陈宏谋雍正元年（1723）中进士后的一百七十餘年间，陈氏家族中举者有二十一人，更有五人考中进士。

该书曾因战乱而下落不明，直到清末苍梧人关冕钧发现此书并保留收藏，现收藏于广西桂林图书馆。今常见版本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刊印本。（陈亦欣）

家书之一

行后，于延平、顺昌、邵武、光泽所寄之字均已接到。婉却南平之馈，收光泽之夫而璧其船价，均有斟酌，甚是，甚是！

易先生云云不言可也。总是读了许多书，不能变化气质。其不能变化气质，则由见解不广不大，故刻刻皆气性用事也。周云云妄言之，亦妄听之耳。少年中一举人，自己看得如许希罕，似乎人人皆当奉承者。即此足征识见稟受，尔当以此为戒也。

谢姑爷奉差粤东，以不来吾省为幸。尔何日到家？长途酷暑，想皆平安，望得一信为慰。署中上下平安。阿才入京办贡，适值尔小舅周岁之期，尔又不在此，已寄番钱和包作晬盘之敬。尔岳翁想此时方抵

京也。

到家以后，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。纵有往来酬应，稍可抽身，即亲书籍。丢荒半日，必要补足，才可谓之好学。吾向年觉得外务皆可缓可缺，而每日读书工夫不可缓，亦不肯缺者，非不近人情也。心乎好之，乐此不疲耳。必如此才有进益。若待无事可做而后去寻书，或迫于尊长教命而后去寻书，成何读书耶！甚有一面应酬，而心中念念不忘书者。吾由今忆之，当日作某事，行至某处，想起某书，作某文温到某书某句，犹历历可记也。应督抚□□□二比，则由路西往殿头，为杨二太太祝寿，行次三塘墟而构思乃成者也。幸毋以为迂而忽之，窗下所做所读之表、文、策，无论新旧，皆宜温习记忆，以待临时挥洒。有时得数字、数句，如获异宝者，不可不知也。

大爹足疾、腰疾，不能常出行走，尔不可不常常亲侍，即执卷而侍，老人有问则答，正不必拱手空坐也。三爹处不时行走。工匠处不必去管及，止留心稽查管工之人而已。场后正值大爹寿辰，须得银数两，买些肉面菜蔬等物送去，作祝寿之用。以尔现在家中，此时此事，难得，难得！尔不可贪杯，不可学吃烟，不可玩牌，三者紧记，紧记！

光泽埠头船少，已行府识，明将官铜、官粮、客货分帮而载，以免衙役混封、混捉之弊。上□米船差官查催（原有缺）于此事亦见随处留心。向后凡所到之处，皆当如此。

场后于家中书籍，当一检点。永福监费如未交全，须劝催之，毋失信于今日，将来不好相托也。字来，千万报知十一叔。场后方行，尔正可诸事请命而行。

植璧岭之地，当往一看。附近有空地可买者买之，此时不觉其难也。阅各书可知署中一切矣。六月十七日。

家书之二

入场前后未得一信，惟盼揭晓之信矣。

自总角受学以来，未曾一日无师，未曾一日不读书，更未曾有无书可读之苦。就所读之书，亦自不少，性灵尽可读书，而未能出人头地，非

自己工夫不纯熟之故乎？中与不中，故有定数，所紧要者，终在将来学业精进，做一个可止可仕、有体有用之人，才是吾之期望。目下得第与否非不切望，然吾意实不止此也。榜后料理家务，即当起身前来，作北上随行之计耳。

王府坪房屋想已完工，墙基不必求多，能如前约可矣。所争几寸亦不必较，终身让到底，所亏亦有限。惟新宅西边地基不可再让别人，致新宅不方，旧宅不连耳。本人不换，无如之何。家人廖、戴、张三人亦须吩咐，知有为主之意方好，任性而傲亦宜戒之。如人来讨便宜不遂而怪家人，亦须一察，此中公私固不难辨也。

署中情景尔父自必报知。别事悉尔三伯札中。三爹札亦阅过送去。德生壮健可爱，夏奶奶、朱姨娘可借此解闷矣。奶奶身体如何？据实报知。总望和好而小心门户，往来之人宜谨防也。廿五日。

家书之三

七月十三日邮寄家书已复，一切未尽之言，载三侄函内，阅之相商而行。

同善性气高心大，其妻似乎小心，然亦骄傲。尔既回家，约束之，驾驭之。若不破口说破，将以为家中无奈伊何，不过如此而已。果有一得之长，一事之善，亦不可忘。所云“节其短而取其长”，得之矣。伊嫁女必体面，须令赴省行礼。在家种种不便，伊亦拘束也。伊欲在永福置田，此却可行。家人各自立业，将来无事各住，有事听用，若欲脱身，断断不可，就近令其管庄。吾意各房家人□皆如此，曾与三侄言之，不自今日也。昨周元兄说及同善前曾商及在鱼村左边开田之事，吾亦许之，周必向伊述及。倘伊不言，亦不必令其如此也。鱼村一庄非安一房家人，田将化为乌有矣。

廖贵省中生意如何？伊曾用署中银五十馀两，即作借给之数亦可。树岭公然砍伐，不数年而尽，岂有此理！罚肉允立。再犯则重罚，罚而怕，且送官矣。如此庶几有掌管，防微杜渐，不得不然。

义学巷房契，尔与三侄同往成之。契则尔照稿书，付房价收回，俱

留夏奶奶处。存一出入总数，如署中也。一切银钱皆如此，用则取而登帐，经手之用又有细账。细账亦须一看，恐乱开也。各有责成，各有稽考，乃免后来口舌。未有盈千累百，听其出入，而主人不问多寡有无者也。自来百万富家亦且不能如此，如此则乱，而心迹不明，争端起矣。乘尔在家，定一规模，向后照行。老人寿日，家中自必照行。无物寄回，止有面数束耳。

所寄大姑太、二姑太之布，就原包送去，或回来时取去。寄回之物，照单查收。子大执照尚不带到，已有札寄学台，不知能收考否。李京塘，太无良心也！邠孙壮而意安，则幸好体皆复元矣。尔母及三娘体更好矣。今年谷多柜少，只得贱卖。乘此做些柜子，不可糟踏粮米。罪过！罪过！三伯处带回稿件看过，仍寄来札，稿不必也。德生诸凡小心，有此更成人家矣。七月十五日。

家书之四

三月初一日见上，又蒙垂问大兄。吾奏云：“今年九十寿。”即蒙允赐匾额。上又问：“子几人？孙几人？重孙几人？”吾一一陈奏。又问：“有元孙否？”吾云：“尚未。”上云：“朕今亦望重孙矣。”吾奏云：“日前得见皇孙业已长成，即日当有重孙。圣子神孙，绳绳相继，曷胜庆祝！”上又云：“尔身体何以天暖后尚未见起色？日前服某人之药如何？”数日前曾问服何人药也。吾奏云：“所服丸药未见其效，自是衰迈之故。近有人劝臣服归龄集者。”此系丹药，每服止二三分也。上云：“归龄集乃大内之药，外间如何能炼？此药原有力量，朕从未服此药。尔既可服，当即赐尔。”吾奏云：“皇上松柏之性，不资药饵。臣乃蒲柳之姿，所以必须服此。今蒙恩赐，感幸非常！”当下发药一封，隔两日发出御书匾额一幅。今先恭录，同谢恩折寄归。即拟差人张彩赉匾至长沙，做成送回。适秦亲家已挑发广东，三月廿五六起行，即附之同回，约五月到长沙将匾做成。家中难做，长沙做较好。然后回家到省城，敬谨收好，听家中定期迎归。约于寿期前数日到家。悬匾后诸亲友来贺匾，即祝寿也。其日期听家中酌定。

吾服归龄集似觉渐好，此乃炼就末药，前于苏州服之后，乃服完。但不能如大内之精炼如法，今久服之，或有益也。进禄想已到长。书籍到省收好，俟吾有札回然后送去。子大捐呈已于正月递投，三月方收银，已交明银号矣。俟兑库后，有照方寄回。枫塘之庄，何人可去？先闻续买之田不果，已令将银寄京以应急用。昨又云仍要续买，不知如何，只好听之。如已续买，则京中又须另筹。日前子大捐项乃暂借用也。

三太爷脾胃不好，必须延医调理，如不喜服煎药，则常服丸药，不可因循，子大必然计及。苏桥之举成否？不能相助，如何？如何？来中堂去世，尹公即日大拜，此亦中外之望。将来仍留督任。闻日内将到京，枚卜之后，皇上为之庆祝七十，亦异数也。京中房子已改厅堂，月内可以完工，竟需四百金也。京中官况平安，上下无恙。不知家务稍有章程否，望详悉寄知。老人、三叔同此致念！学堂诸人读书工课须不时查考，庶师生各知上紧也。三月十四日。

家书之五

老人大庆，原要五月内差张采回来，今乘秦亲家之便，令其先到长沙，将匾做好带回，留于城中，至期迎归悬挂。似于八月内寿期不远，方迎回悬挂，方行庆寿之礼，省得两番应酬。一切尔与十一侄酌定。悬于何屋，仍寄示知之。老人于村外迎接到家，三弟相陪，子侄以下在后，望阙九叩谢恩。“友恭笃庆”，圣意非专为一言也。军机处原拟三匾，圣意取此。随后令松山求寿联几副寄回。

悬挂之后又九叩谢恩。妇女不必同行，惟向老人叩喜，不许遗落一人！此不比接诰封官，家皆得普沾天恩。此实家门荣幸，千载一□！不可不知。吾寄缎袍套绫袄连里袖，令王有缝之。尔在家各自将意耳。每年九卿及各京官俱蒙圣恩，许买官参一票，吾得买二斤。从前诸公无银兑库，将票卖与商人自领，可净得银四百馀两不等。今年人参壅滞，止卖得银二百两上下。但吾尚须自己吃用，只得设法兑票领出，酌留自用，馀者设法卖去。今分寄少许有单，家中虽不能多，同沾皇恩耳。京

中无物可以远带，杏仁、果饼，庄女、德生辈分食。一切问张采便知。枫塘宜需人也。

太宰每年饭银约一千二三百两，今停捐之后，饭银减少，每年不及千两，人不敷出，又无来路，不得不事事省减。“以俭养廉”，今日之谓也。决不肯到处告穷，向旧属借索，有损晚年志操，重负“宁仅苦节称”之圣训也。

世英、元臣大庆，寄匾幅□喜，见意可先送去。节臣寿辰已过，亦当补祝。回首故交，晨星落落，同成老翁。去日苦多，不禁怅然神往矣。

入春以来，官况平安。圣眷如旧，每蒙召见，皆荷垂问精神，怜其老病，更望日就健旺，为国家出力。尹公即日到京，大拜、祝寿二者并行，荣宠之至！倚任弥切，殊符物望。前月，舒、裘二公往闽，闻查海关陋规，涉及多抚。自想从前实不闻有此。昨据陕督复列之，无此项，圣意释然，故未蒙问及。恐家中传闻不确起疑也。馀俟邮中续寄。此书到家迟迟也。三月廿八日。

家书之六

三、四两月不接家信，已从邮中寄问。今四月廿八日便差送到三月初一、廿三日两次之信，得知家中情况，上下内外平安。谢坟且缓，旁地亦宜缓买，自然平贱也。老人重听，在九旬之人不为疾也。一切闲是非更可不必与闻，亦颐养之一策。八月庆寿之举必应及时行之，已悉前札矣。三叔脾胃好否？此必须服药也。子大捐照，想已寄到，能否起文来京，在家中酌行。明年随驾南巡，至期面恳，未知允否。七月间，先请随驾行围木兰，或可望准。上年已荷圣训，许其随围也。往来两月之程，口外寒冷，又须置备蒙古包、帐房等件耳。吾自蒙圣恩赐药，服之饮食甚佳，面色稍润，而精力仍无起色。每隔数日即蒙召见，垂问身体。昨见稍好，又许再赏前药，吾以不敢强屡邀恩赐回奏。上□：“此药外间所无，大内尽有，吃完不妨请给之。”此实格外之隆恩。每次见上，似皆望其生子。首揆傅公亦屡问及，然吾自知其不能，已无望矣。尹新参于到京之日即奉旨入阁，自此庆赐重叠，恩遇非常，并奉旨于南巡差后入阁办事，今日

已出京矣。此番大拜，中外允服，物望所归。上意亦喜其宰相得人也。吾京中赐第少一正厅，终不相宜。曾将二门改作正厅，并于西旁添建厨房，初估三百馀两。今料贵工贵，色色艰难，竟费至五百以上，深悔太费矣。今已完工，于四月廿八日酬谢土神，而恰得家书，知家中一一如意，亦甚慰也。粤差次早即行，吾于明晨五鼓即往圆明园奏事，灯下书此寄慰。馀俟稍迟续寄报知。家中造成书楼之后，方将长沙之书搬回，甚是。四月廿八日灯下寄。

家书之七

四月抄一书，先托差带，后改邮寄。想亦到矣。张采由长沙做匾，未到，而家书托秦亲家，亦必先到也。

同乡诸公，有为老人制锦祝寿之举，故将七八十两寿文稿付之，再叙略节，听其采取，免于虚夸俗套。老人及诸人阅之，当以为然也。因此念人生在世，原不可沽名，亦不重在寿文称赞，但为自己一生计，不可不常行几件好事，使做寿文者有所采取，说些实话，免于虚词欺人也。

近日王少宰际华竟向其子云：“吾年过半百，历官侍郎，不曾作一件可传之好事。吾为尔虑，将来吾死后，尔将何事作行述耶？”闻者皆以为达观至论，比之魏环溪所言皆载《遗规》中。更醒快矣。

此间官况如常。身体尚好，食口六十，用度艰难，已有债负不少矣。

连次召见，所问中外事，惟就所知见以对，不欺人，亦不害人。每次奉派挑选，惟有概谢嘱托。空空洞洞，人之怪与否，所不计。只求此心无他，可以对至尊耳。

湖南有查问田庄之举，此吾向所虑及者。总缘祖籍湖南，兄弟三人遵奉先人遗命，寻问始祖，未得鸿渐，故有卜居长沙之计，托人先买田庄。后因吾抚此地，大、三房亦不便居住，所以未买房屋，亦未迁居。二房一子，不能分身，所以不作迁居之计。所买之田，皆三侄、十一侄、子大三人之业。吾早有字与三弟，买下再定何人。为迁居之计，每年着人收租。所云典铺生意，并无影响，云鹤亦无此也。难以瞒人，地方官决不能妄指，将无作有也。吾任此地，不便买田。若弟兄子侄，并非现任，买田何碍？

在在有之，不能以法绳也。家中不必因此怀疑生畏，转似另有违条之事也。

马吉而外，再得一人来长同管田租更好。例于租外有小租，为管庄人所得规矩，不为苦也。租有定数，亦难侵扣，云鹤自仍照及。鸣远与三叔、十一、子大一同商酌而行，想无畏阻作难也。

进禄所带回之书，自安顿在城，张采到后，即可投札送去。湖南寄到《文醇》，即日进呈四十部也。别悉松山札中。五月十六日。

家书之八

自去秋抵京，新参一席，中外虽时时推举，而问心揣分，断不敢作此想望。昨承恩命，实出格外之隆遇。回忆草茅诵读，朝夕就将，惟以一第为幸。筮仕之行尚不敢望，万无作此极品之想，骤登宰府之荣！

闻命以来，已经两旬，每一内问，犹怦怦不自安。非分之遭逢，惧难报称万一也。家中想已早接邸报矣。今因差便，将心事寄闻，共凛圣恩之过分也。七月初二日奉旨，是日，带官引见。免冠叩头，蒙圣谕：“尔科分已深，资俸亦久，中外所望，允宜以此席位置。”次日即奉旨，位次在刘纶绳庵之上。论常例，刘先协办，吾为后辈，今在刘前，亦特恩也。

今每日卯亥饭后，先到内阁阅本，票签事毕，方到吏部。午后即可归寓。事亦不繁，身亦不劳。

自圣驾于七月十七日起銮行围之后，即无五鼓趋入之事。身体尚可支持，面色稍觉滋润，不似去冬之枯槁矣。饮食仍好，家中可免远念。

老人大庆已到，匾额于六月初六日自长沙起行，七月可以到家。继后有同乡寿帐礼物及日下诸公联幅，苦无的便，寄到长沙，再令江荣催人赶送家中，如能于祝寿之前一二日到家更好。未知能否，至今悬悬。

闻至期有演戏之举，如此上寿，远近难得，郑重热闹亦所宜然。但家乡非城市可比，贫乏艰难。一有唱戏之举，远近村坊不免受累，费财劳众，又非祝寿之本意。闻从前于本村中每家酌帮钱米，以作款客之用，实为远近同乐又彼此相安。但恐此时家中未必能有此力量，仍不如乡下不唱戏为妥。或如前二次，事后于城中演戏酬客也。家中此时业已

定局，计此字到家，尚在祝寿之前，就此参观斟酌可也。

进禄带回书籍，想已呈送抚军分发矣。长沙寄到《文醇》，昨已专折进呈四十部，已奉旨留览矣。京中上下平安，家中想皆安好。七月廿日。

家书之九

八月以后，望家书之心甚切。以尔病体，究未知轻重如何。算命问卜，皆云病势淹缠，未能遽尔脱然，幸大局无碍。即令彭星生再为推算，俱云无妨，明年全好。此人在京，满汉大人皆求推算，颇有神仙之目。今九月初五日接得七月所寄九号书，所言家务甚详，非病人所能写，于心稍慰。所喜闻者，如书楼已有布置，家中银钱米谷出入皆有定式，夏奶奶、五娘、朱姨同心协办和气，姑太及店头仍不时往来。新坟葬已一年，两地上下平安，即为佳地全福。尚书之升，原不关此也。

今吾蒙圣恩入阁，七月初二日之事，今七月廿七日尚未接报，计期报到，正在老人大庆之数日矣。因念老人若非年登上寿，亦不知自幼苦志读书之乃弟，今日竟得拜相也。三弟若不同登古稀，亦不知当年视读书如性命之二兄，竟至位登极品也。更念父母当年生我取名“成儿”，望我读书成名，有如饥渴，几同登仙上天之难。今日身列揆席，位登政府，官曰宰相，宅曰相府，门闾改换，有不仅如世俗所云“白屋出公卿”者，九原之下其有知乎？其无知乎？呼之不应，叩之无声！吾不能亲至坟前告祭，家中宜备牲酒、香纸到坟一告，并于太太坟前亦往告知也。

论目下廉俸虽无增多，而出入侍直，体统尊重。

忆到阁之后宫门谢恩，蒙召入，问：“粤西本朝有中堂否？”

吾奏：“边方僻陋，居官原少，尚书且未曾有，从无中堂也。”

上又问：“前朝有中堂否？”

吾奏云：“止闻临桂有吕调阳，全州有蒋勉。”

上又问：“二人相业如何？”

吾奏云：“未见设施。”

恭译上谕，无非念及边方，加意培植，加厚期望之意。所以自入阁

以来，时以迂拙疏浅顾名思义。不能仰报殊恩，时增愧悚。今书此寄家共知。更望后之才质可以读书，立志远大，毋苟安自足。

圣主垂慈，迥异常格，虽曰协办，实异数也。

松山在馆行走，俟冬春书成议叙，或可邀恩。容川坐守四载，连次开列，未蒙补用，圣意不测。半年以来，均未荷蒙问及，吾亦不敢奏及。近于乞恩，此吾素志如此。究竟各有时数，非奏乞可得，不奏即不得也。

祠堂在书楼之旁亦好。总之将附近之田凑手填平更好布置。码石之料已买足否？计所费若干，于何措办？自当预为计及。管工之人须有责成，自己仍须时时照料，方不至将有用之物竟成无用。无益之工不可白做也。

白蚁可厌！必是东边受风。将来盖房有所遮蔽，自必潮除。看此时止东屋有白蚁，即可知矣。田水似非所患，村中近田之房甚多，未见皆有此患也。程姨娘母子相倚极好。命之缺陷，特有人事补救，此即人事也。

吾先有令高采夫妇到长沙之说，今细思：上年在彼管事，官民共知，阅乔抚札便知原委。不如仍以张裕一家为妥，只云大、三两房同买之田，差来管田收租。原约俟搬家来住然后分田，此时大房年老，十一告养在家，难以远离，三房后人尚幼，故未移居。前接乔公来札，以买田移居，在在有之，不在禁例。然宁可稍迟卜居为是。但不知张裕离家，家中同善一家可以管事得用否？先止虑性气不好难用，今有尔在家约束，自非无用难用之人，其大模大样，目无家主，不可不渐加约束也。即如女仆，未免因太太死后不受管束者，此则断断不可。旧有老主身后后人即不能管家，然则下辈幼主岂竟不能作主使用旧仆耶？京中亦不免，此不可不加意也。张采一家难用，切须留意！张采之早晚出入，尤宜留意，毋以此言为过虑也。桂花招赘本村之人，得用亦好。庄女所需之婢另买可也。谢处之婚不言可也。黄、于二家皆可许婚，总要看人，亦不必以寡妇为嫌，家中酌之。九月十一日。

家书之十

邹令所带札、物，今十一月十五日接到。得知老人寿期，远近上下同申庆祝。适值入阁报到，家门之幸，仰仗皇恩，即远承祖德也。

上屋诸人俱有寄答，银钱、金簪、手镯亦太费矣。幼者即将寿钱佩之胸前，亦知九十上寿之钱难得也。秦姨太之八姑娘，寿期亦随母来叩祝，分属孙媳，已将松山之钱给之矣。诸人禀笔称谢。端、招母子同得金簪，喜之不胜。

今年京中天气甚暖，日内方冷，而草、炭、菜、果价比前平减，贵贱尚易度日。

吾今年起五鼓尚不觉苦，每日至期即醒，早起吃粥入朝，辰时送饭至朝房，散后到阁阅本，巳时到部，午后归寓。人客少见，尽可颐养。近又蒙恩命，许骑马直入紫禁城。举朝惟亲王及军机之公爷，中堂如此，不过数人而已。受此隆恩优恤，夙夜趋直更不费力矣。

松山之馆，告成在于明春，议叙可望邀恩，而圣上及诸中堂无不知之，我却不敢特地乞恩。不问不敢奏。即日前谢婿之得补光禄，亦出特旨，匪由奏求也。一切惟有静听，迟早总各有数，难由性急强求也。

明年南巡，蒙圣意，以吏部乏人，有专责责我，吾之意所以曾经奏及亦不派也。惟吏部司官久有目无堂官之恶习，一时难以改正。日前，曾因此被议，幸而留任，向后不敢不持正认真，幸蒙皇上已鉴此愚忱也。家中不必过虑。今日奉旨派出，同和亲王、舒赫德尚书三人，清查京、通各仓，亦见信之意。约须一月之期，不出京，离通州四十里。仍办部务也。

王有可不必就来，张裕宜早往长沙，前字已及之矣。田庄今年被淹补种，收租虽不及数，而谷价甚贵，相差不多。蒙二太爷今年不肯经手，所以望人早去接管。阿才、高采之田，已令今年收租分用，将田价补足也。

三叔及尔十一之病果全好否？总要自己保养调理。病而求药，不如不病。虽服药亦须慎重，以防杂投增病。寄回之药，有无效验，切告知之。三叔所服份药亦望详寄，以便觅论良方也。家中早睡早起最好，

俾昼作夜，非所宜也。有响动须起来查看。十一月十五日。

家书之十一

同善自长沙起行，一月尚不能到，正不放心，望此信尤切！今三月廿八日，三号信来，方知已到。对联等物落水被浸，甚属可惜。衣服、对联更可惜，然无他故，则亦幸矣。

连日陪祭，斋宿公所，因有折差，匆匆寄此，余令松山详寄也。

吾连有挑选举人之命，数至六千余人。自早至晚阅五日方完。今廿九日即□引见一等，奏乘一：一病而亡，无子。扶柩远归，甚费筹画，大□矣。三省江南、陕西、广东、贵州。共二百二十员，皆已得旨，发往各省，以知县等官试用。二等者不必引见，均回籍以教职用矣。六侄满望可得一等，今与十侄同列二等。虽兄弟同邀一命之荣，而于六侄不无可惜。机会已过，运数所限，无如何也。六侄归家即得补缺，十侄尚需二三年，俟应选之年，仍准到部候掣知县。将来三四年后，此次发出者用完，仍再邀恩□遥，源源疏通，中举之后，皆不出十馀年即可得官。圣恩浩荡，俾此等举人及早得官，真千载一时也。子大可以望中，即或不中，秋冬必可得实缺，故未赴挑选也。

连日面承圣训，无微不至，真令人可歌可泣也！即日连有考所选拔□事，忙冗无暇。今折差（原有缺）行，草草叙此，报知家中。

鸣远此次（原有缺），似乎沉重，虽云已愈，而像貌之老，精神之急，可想而知矣。连月呻吟之状，情形可惨。万幸！万幸！此皆运数所值。闻至秋后方可平安，此数月中，切须用心保养调理，以尽人事。一切不必着急，不必动气，尤慎饮食，紧要！紧要！

换屋合同似已明妥，容再斟酌，下次方有复音。菜园种菜，小屋堆草，暂时借用，有何不可？何必立字耶？俸子之屋缓图可也。

三叔不及另字，同看可耳。

三月廿九日午后书寄。